

## 意大利文学的传统魅力

□陈英

意大利文学滥觞于腓特烈二世时期的西西里宫廷,这位德国皇帝学识渊博,精通七门语言,让“世界惊异”。他宫廷里有各地的哲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甚至是巫师,除了基督教徒,也有许多穆斯林和犹太学者。“西西里诗派”就产生于文化混杂的时期,而非纯净与恒定的环境。但丁、彼特拉克、薄伽丘也并非横空出世,他们熟稔古代文学遗产和时代生活。三位都是双语创作者,用拉丁语写作时面对的是庞大的古典世界,而用俗语写作时更多呈现的是当时意大利半岛纷乱的现实。就生活体验而言,“文坛三杰”也并非长居一处:但丁37岁时被流放,客死异乡;彼特拉克也随家人被流放,长期在法国阿维尼翁生活,来往于欧洲各地;薄伽丘十几岁时被送到那不勒斯学习经商,成年后才回佛罗伦萨。他们使用的俗语(后来演变成当代意大利语)是在和拉丁语、法语、各地方言的对照中产生的文学语言,这一点在但丁的《论俗语》中有体现,几位文学先驱已经有了强烈的语言意识。

海恩斯沃思和罗比的这本《意大利文学》独具匠心,从费拉拉这座中世纪城市开始讲起,它不像罗马、佛罗伦萨那么显赫,虽不为众人所知,却是诗人的圣地,催生了文艺复兴盛期最耀眼的作品——《疯狂的罗兰》,以及后来的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。阿里奥斯托和塔索都服务于费拉拉当时的城主,前者为埃斯特家族的统治

者埃尔科莱一世工作,但常常心怀不满,还含沙射影,把腹诽写入作品,努力捍卫自己的自由。比如,在《疯狂的罗兰》中,借圣殿骑士阿尔斯托福的讲述,揭露主子们的贪婪、两面三刀……阿里奥斯托也是“双语人”,他用拉丁语写的诗歌有“情色”意味,用俗语写作更“清纯”,用的是彼特拉克打造的语言。

这本书最珍贵之处是凸显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成就,即使是20世纪的诗歌也是基于这种传统书写的。比如隐逸派对于但丁的继承;20世纪意大利最显耀的文学成就——卡尔维诺的小说,也是阿里奥斯托那轻逸和充满讥讽的风格在当下的重生。本书也深入浅出,通过很精巧的方式,呈现了意大利文学和政治责任、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,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“介入文学”,以及后来文学创作受到消费主义、工业化冲击出现的状况,还有女性文学的发展。

21世纪刚刚过去四分之一,意大利文学在世界文坛便获得了极大的曝光,比如费兰特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位于《纽约时报》“21世纪100部最佳图书”榜首。虽然很多作家、文学评论家认为21世纪最好的作品还没写出来,但费兰特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很恢宏,讲述了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故事,人物众多,情节丰富,展示了意大利南方城市那不勒斯一个小区的生活样貌。费兰特的创作也有很深的历史根基,让人回望意大利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。

可贵的是,这本《意大利文

学》单列了“女性”一章,分析意大利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后来出现的女作家。贝雅特丽齐是但丁《神曲》中引领诗人道德提升的女神,劳拉是彼特拉克在《歌集》中反复吟唱、歌颂的女人。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里有无数为爱情献身、为欲望暗度陈仓的女人,但最后一个故事《格里塞尔达》呈现了一个忍受丈夫各种虐待和羞辱、道德完美的女性形象,当时深受彼特拉克的青睐,她后来也变得家喻户晓,成了面对上帝的考验时,灵魂应学习的榜样。而如果用当下的眼光来看,它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规训故事,塑造出一个听话、没有任何反抗精神的依附者形象,因为服从而得到丈夫和社会的奖赏。这种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也在曼佐尼的《约婚夫妇》,莱奥帕尔迪、蒙塔莱的诗歌中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来,体现了这种文学传统的强大生命力。

不过,从15世纪开始,已经有女性——通常是贵族女性,能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看法。加斯帕拉·斯坦帕是意大利女性文学的先驱,费兰特对她极为推崇,在演讲中引用了她的诗歌,来呈现一个女诗人的卑微:在男性传统的书写中,女性的笔是一种意外状况,没有预设,因此她们必须非常勇敢(五个世纪之前和现在的情况也差不多),用力打破“常用的技法”,给自己打造一种“风格和灵感”。这无疑是现当代很多女作家的写作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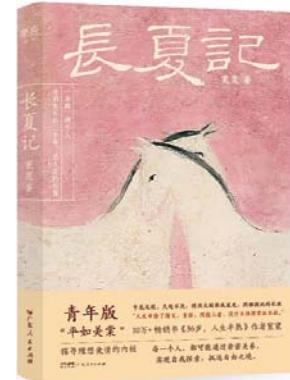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教授,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,畅销书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译者)



《意大利文学》

[英]彼得·海恩斯沃思  
戴维·罗比 著  
王雯婕 译  
译林出版社

这是一本意大利文学指南,书中提及的文学作品都有很深的传统根源,但真正的“意大利文学之旅”,还是要去阅读一本本具体的书。



《长夏记》

宽宽 著  
乐府文化 | 广东人民出版社  
作者在书中坦诚书写世上普通平凡的两个相爱的人之间,跨越20年温暖久长的关系,并期望延续对情义的信心与恒心。



《敌友难辨:冷战谍海逸史》

沙青青 著  
中信出版集团  
本书围绕“剑桥五人组”等历史事件,结合相关人物作品、档案、调查等,描述了二战及之后的冷战时期,英美苏三方的间谍和反间谍交锋全过程。

##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

□宽宽

我对人生总是全力以赴,试图读懂隐含的义理。因为如此脾性,才有《长夏记》这本书。除了二十出头开始的写作,持续二十年以上的另一件事,就只有在这段感情关系中的探索。我所得些许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,大多由这两件事推动、造就。它们塑造了今天的我。

这本书,从2020年夏天开始,2021年秋天写完。其间屡屡停笔,几次无以为继。因外部世界巨变,亲见历史发展的拐点;加之我个人生活,处于学医几年后跟临床的阶段。每日从家到医馆来来回回,所见尽是人之病痛,使我常常心情黯然。二十几岁对于“亲密关系”的不屑,仍有些许残留至今,觉得一本关于爱情的书,于人生来讲,实在太轻浮。

然而,见多了无常,又想若有一天我缠绵病榻,最想留给女儿的,好像也只是这样一本人生记录。里面有她的来路,和我的领悟——关于陪伴、持守、纠葛与成全。虽然它呈现在世上最普通平凡的两个人之间。人与人最温暖久长的关系,她的父母拥有过,写下来,期望她能延续对情义的信心与恒心。

二十年,我们在一己的生命中探索,由叔本华的“意欲”出发,到回归君子的“克己修身”,终于获得安顿。孔子言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,是寄望弟子做“有恒者”,非有恒产,是有恒心。因有恒心,才能在即便庸常的生活中亦全力以赴,在边思边行中沉淀所得。

我将思与行的过程,原模原样写下,没什么大风大浪,但远比不曾体验的人所想象的,难熬得多,也有趣得多。

犹如在时空的巨幕下撕开一角,时而又像做穿越旅行。做完这样的梳理,我在回忆时,不再苛责自己和他人。慢慢理解,为什么有些事情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;有些经历,在后来漫长的时光里,如何影响我的人生;看清自己倾向于怎样行事,又是否真正成长。

所有在时空角落的窥探与领悟,帮助如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,接近伟大的天理与本性。

我和他获得的,是作为世间普通而渺小的一对夫妻,以自己的人生路,一步步验证《会饮篇》中“爱的阶梯”。两个人相爱,最后要攀爬的那级台阶,是生长出美德。我和他正站在这级阶梯下,试图仰望上面的风景。

在一起第二十一年的生日,他画了一幅画做礼物——面朝莽莽苍苍的森林,一个人拄着杖,脚下一条小路,通至森林深处,题识只一个“行”字。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,“树深时见鹿,溪午不闻钟”,倒正像人到中年的隐喻,也是前路的写照——持志笃行,以求日新,则近道矣。

他的四十岁生日,要求兑现数年前在北京时,我允诺的“四十岁生日礼物”。于是买了一辆摩托车送他。从此,楼下时而响起发动机的轰鸣。他意气风发的样子,总使我想起属于我们的青春。没有蹉跎岁月,也不曾亏欠过彼此。像两棵树一样,只是生长。

(作者为作家,中国美学研究者,中医针灸师)

## 比谍战小说更离奇的是真实历史

□缪其浩

有位情报史专家开玩笑说,间谍是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。间谍主题的作品,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类,甚至《孙子兵法》里的《用间篇》等理论作品,都可能拥有很多读者。我中学时代就喜欢读这类书,但发现多到完全读不过来;不过看到标题或话题有兴趣的作品,我还是会去翻翻。

《敌友难辨:冷战谍海逸史》选取了一个特别的场景,那就是冷战时期英国情报机构出的一次“大洋相”——上层统治阶级出身的一批情报高官出卖自己的祖国成为苏联间谍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恰好我认识一位经济技术情报领域的已故前辈,他出生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,有一位当警察部长的舅舅,从美国名校毕业后没去谋高职,却先后为共产国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(以下简称“中情局”)前身——战略情报局做过反纳粹的间谍。我觉得或许该对间谍这个人类古老的职业祛魅,

即使是敌方的间谍也并不比其他敌人更可恶,甚至可能因为他们了解真相而比他们效力的决策者更加清醒,例如纳粹德国军事情报部门阿勃维尔的负责人威廉·F·卡纳里斯最后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死。

虽然本书的重要背景——“剑桥五人组”的故事我早就知道,但本书却仍让我有十足的新鲜感,这与作者巧妙编织的故事线是分不开的。全书从一个疑问开始——军情五处的原负责人霍利斯是不是苏联间谍?并用这个疑团将读者引入主题场景,最后带出另一个新的疑团——那个未知的、代号“埃利”的苏联间谍又是谁?这让我想起了福塞斯的代表作《豺狼的日子》,表面上看这个故事的结局早已被“剧透”,读者明知戴高乐最后是寿终正寝,却仍然带着“那么周密的刺杀计划为什么没有成功”的疑问,兴致盎然地看到结尾。这与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对比较严肃的读者来说,

《敌友难辨:冷战谍海逸史》的价值可能还在于其严谨性。作者沙青青长期关注国际情报史,所收藏的英文、日文资料数量之多可能在国内屈指可数。本书篇幅虽不大,涉及的参考文献却很多,其中不仅包括研究著作、档案、回忆录、小说、新闻报道和艺术作品,甚至还有纪录片与播客,这使得本书内容有可靠的文献证据。当然作者不是简单罗列了资料,而是按照故事线进行了梳理,使读者理解其中的逻辑和联系,易于阅读,且不枯燥。此外,有关间谍的所有公开信息都无法保证事实的真实性。间谍们的回忆录肯定会有所隐瞒,例如本书最后部分谈到的苏联间谍索尼娅的回忆录,就故意回避了其与尚未暴露的潜伏者的紧密联系,直到潜伏者年老后自己说出来才为人所知。不过,相比于想象甚至胡编乱造,我们更愿意相信记载于文献的“有限真实性”。

(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原副馆长,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原副所长)